

石遺室文集

石遺室文集卷八

侯官陳衍

與唐春卿尙書論存古學堂書

春卿尙書閣下前者張廣雅相國旣設存古學堂於武昌旋管學部衍議請推廣各省省設一區所以存中國學問於萬一上備大學文科經科學子之選下儲倫理國文史學與地教授之材所操甚約而收效甚大也今之議者曰國之所以不競者舊學有餘新學不足也旣曰古矣焉用存又曰吾中國自有之學問皆古也未嘗亡何待存夫學無古今惟問其有用與否國之所以爲國一如人之所以爲人必有其本然之性質淺之爲語言文字深之爲風俗

道德而後政教施焉若一切受命於人悉喪其所固有國不既亡矣乎甯待種類漸滅而後爲亡哉且徒存此跛行喙息之軀與芻豢之畜牧於人者曾何以異耶今存古學堂實一專門文學堂耳存之之意則是古之爲名則非也其主課分經學史學文學三門經學者人倫道德所從出而兼唐虞三代之上古史也史學者治亂興衰之故無中外古今而可缺者也文學則言語文章所以發揮其知識暢達其紀載抒寫其性情也名之曰古儕諸樂器金石書畫板本諸古物之列無怪來不學者之詬病百方欲去之矣然則所恃以號稱學子者有書買編纂紕繆百出之課本爲教育之具耳以行所見卒業試卷誤書譌字滿紙支

離不可句讀甚者點畫隨意增減偏旁信手配合莫辨其  
爲何字如此尙日爲讀書有學問之人殆於不可但使一  
省有一文學堂專習經史文字三年卒業得稍優者數十  
人升入大學及用爲教授讀書種子可以不絕於中國是  
在閣下力主持之若聽不學者之武斷滅裂則異日追原  
其事必曰中國讀書種子之絕絕於閣下爲學部長官之  
時當亦非閣下所樂居也冒昧上陳幸恕其戇直衍白

與秦右衛學使書

右衛學使足下昔歲執手時連清言山川阻深歲月緜襪  
憂而不見思子爲勞矣比諫移官東止提挈嶺學襍報傳  
說訓飭學子之言如鱗鱗之施於頑童軍令之申於驕卒  
嚴至深痛夫何閒然自書契以來數千年之學術陵夷衰  
微至於今日殆不可揀僕以爲學之亡於下皆亡於上也  
公卿大夫以枵然無具之躬憫然居高位信口道說短長  
朝廷命之興學則遣識字不多之夫于于然往遊東國淺  
嘗輒返從而受命惟謹焉彼以爲周公仲尼之學之道皆  
不可以教學子也舉國學子非書賈編纂猥畱陋俗衆性  
賄繆之言禁不得讀也乃至以叔梁紇之扶縣門爲卽孔

子之事以美哉禹功微禹其魚之言爲亦孔子之言學部  
奏定學章羅舉書籍乃至列文心雕龍於楚詞文選之次  
號爲總集數古文苑續古文苑於文苑英華之次稱爲卷  
帙浩繁全唐詩之下乃不知有全五代詩全金詩之上乃  
以爲有全宋詩大篆乃以爲卽古文下又列有籀文知有  
姚氏今詩選乃不知有王氏古詩選如此之倫未易悉數  
傳播海內外不亦羞朝廷而輕中國之士耶提學使之設  
徧於廿餘行省於今六年矣以僕所知仲弢殂謝子培歸  
里梅庵雅抱問學而三權學事不獲真除確士邁往有志  
而萬里窮荒徂獠待闕自餘以素習帖括作殿體書未工  
者使舍其所好爲其所不好其愿者拱手聽命於縉紳先

人而不五十里也言學務者醉心於外國普及之名謂有術焉以必致之也編爲淺而易知之言以教之立爲子弟不學罪其父兄之法以繩之意非不美也然而行之數年效如捕風鄉閭識字之子日見其少何哉學部長官惟奉教於游學東國之學子以爲六經語孟斷不可以教也茲事之然不且勿論辯今之學子非書賈編纂之書不得讀其陋俗鮀繆亦勿問也粗劣紙本册不及十葉直方不盈六七寸直銅錢百有奇外國紙者册十三四葉直方不盈七八寸直小銀幣三枚有奇窮鄉老屋農民之健有力者終歲勤動以田人之田不遇水旱而分其半入俯仰數口廛得粗飽冬寒衣廛蔽體將使市百銅錢有奇小銀幣三

故有奇之書以教其子弟不旬月又更易焉力能之乎以此之道而求所謂普及教育是猶南轅北轍終身而弗至而已行不自量屢斷斷於長官爲其所惡雖舉足下之苦衷毅力應機立斷而殫精以赴者日鳴號於衆亦莫之動聽也足下爲所得爲姑盡吾力若主畫諾而職其咎吾知足下必不同於人人也行白



復江叔海書

叔海足下來書本大著孔學發微之指標舉貴公貴仁諸大義欲立會以發起孔子祭典於舉世耳食目論之時不聽積非之勝是夫何閒然衍以爲天下之大古今之遙未有其人其物不爲世所利用而可不陵夷衰微者三代以還世主往往尊禮孔子祀以太牢隆以王爵史從而大書特書之彼豈有知孔學之廣大精微哉馬上得天下不可以馬上治之則必用稍讀書識字者彼稍讀書識字者皆自附孔子之徒也彼孔子者固刪詩書修禮樂顯之有五倫隱之有五常以綱維家國天下之局者也尊一孔子舉可以彈壓而鞭笞之矣漢宋儒出益紐合以緯書之三綱

臣之於君婦之於夫無可逃於天壤狡童狂且乃益利用其說而尊崇之而孔學何嘗如是哉自政體變易向之君爲臣綱最爲世主所利用以其說歸諸孔子者今非其時矣夫利用孔學之時本誤會孔學爲專主君權則安用孔學於不主君權後哉若夫祭祀之禮不講孔學則已講孔學舍禮經戴記莫適從也周禮大胥春入學舍采鄭注采讀爲菜蘋繁之屬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注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事詩采蘋毛傳云奠置也大夫士祭於宗廟奠於牖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奠異於祭用物簡薄不必牲牢矣後世尊孔子爲先聖先師宜入學時奠於學宮薄用饌酌祭以太牢者非禮也

慰羅拔東喪幼子書

拔東足下昨聞足下喪幼子詣慰以足下達者襦襟中物  
宜爲太上忘情足下覩述殤子生三日病七日化去中間  
氣垂絕體漸冰法源寺僧忽至爲兒施捄諸異狀而旣止  
又行言之兒尙戚衍以爲諸教異同亦無者見無有者見  
有而已昔魏默深先生晚年好佛寓杭州西湖昭慶寺一  
日坐客方滿默深忽起立出門降階若有所迎繼而讓坐  
歎接良久乃罷默深謂坐客曰頃阿難迦葉至客曰信乎  
默深曰人各有其阿難迦葉此吾之阿難迦葉也往者行  
婦病垂盡肝將絕合眼輒呼二夜而止顧無所嚙素洞哲  
理胸中不有鬼物浩然也在他人則骨肉物故者環而與

之語矣六合茫茫自無之有自有之無相與爲隱見有無者世人之名也八行星爲太陽系太陽又焉系蒼蒼者積气气外何所累世兀思不能究無以名之名之曰無外樹上有花花中有子子中又有樹有花有子以至於無窮無以名之名之曰有內釋氏之粟粒金身微塵世界又足詭爲大言耶故吾曰有無者世人之名也其知者固能造無以爲有破有以爲無也足下以爲何如

與姚君慤劉洙源論文集體例書

君慤洙源二賢足下前月接到孔教公會章程得二賢與孝覺諸君相爲料理至善至善衍在都肯本與名里中亦有此會惟歸里畏問世事與鄉人往來絕少已交門人鄭星帆孝廉俾立分會而時局有變此事遂復蹙閣數月來衍燕居無所事恐蚤莫填溝壑生平無韻之文流落人間異日有謬埶賞識撫拾旁朽而流傳之者必非吾意所願則大不幸不如擇稍雅馴者刊之餘悉弃去顧體例有急符商榷者自元明人有唐宋文十家八家之選有韻之文與無韻之文判若四瀆之不相入桐城姚鼐氏纂古文辭分十三類學者奉爲科律罔敢異議然箴銘頌贊詞賦哀

祭皆有韻者也其次第論辯序跋書說各類皆未有所以  
先後之故湘鄉曾國藩氏易爲著述告語記載三門十一  
類稍肅括矣然亦不無疑義衍以爲無韻之文首尙書書  
首典謨則傳狀碑志所自昉也次則書事書事專記人宜  
傳志類禹貢則記事者也故記又次之奏議下告上之言  
本於無逸召誥而洪範尤居前曾氏首臯陶謨惟謨首稱  
曰若稽古與典同明是記載之體漢書徐樂嚴安各傳姓  
名下止載上書一篇不及他事卽仿謨體尋常建議不於  
朝廷亦於官府皆下告上又次之贈序本回路之相贈處  
而實昉君爽乃同輩共處一地而贈言者鄭子家晉叔向  
之與書則隔異地與書當次贈序之後序跋昉於易繫辭

書序詩序辯說昉於樂記冠義昏義之類則又次之祭文  
昉於武成金縢之祝詞魯哀公誄孔子而後有哀誄與祭  
文小異然周禮大祝作六辭六曰誄則周初已有當在贈  
序下以其爲有韻之文移次於此賦始於荀卿非六義賦  
比興之賦騷亦賦體當居末大旨以創是體者之先後爲  
先後其他各類爲拙文所未備者可以類推未論次及之  
也二賢稽古有素尤深留意於古文義法以爲何如願各  
有所見以益我衍白

貞戴聖儀論大戴禮書

聖儀吾賢足下得來書及所著大戴禮集注十三卷忻慰無已此著惜不早告前撰太夫人墓志當載及此無負太夫人命女游學意也當世巨公未嘗學問末由識此宜其束置不觀秋暑未退不能多親書卷畧醜一過敘錄前後數千言於孔檢討紀尚書諸家說外推勘大戴非小戴刪餘之本殆無贖義惟據賈疏謂大小戴十七篇唐時猶存疑大戴逸四十六篇卽十七篇在內此說未宋漢書藝文志言漢興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又言禮古經出魯淹中及孔氏學十七篇文章相似多三十九篇似大戴八十五篇今所存三十九篇適與禮古經所多之數相合其餘則士



禮十七篇外止佚二十九篇而已然藝文志所載經自經  
記自記也志目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當作十七篇又云高  
堂生所傳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  
三家立於學宮此二戴之傳禮經者也至於禮記則藝文  
志所載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者是也百三十  
一篇中大戴占八十五篇尙有四十六篇爲小戴記似尙  
短三篇然二戴記於此百三十一篇不過去取繁簡互有  
異同非此區彼界避道而行大戴之所有必爲小戴之所  
無也大戴之哀公問於孔子曾子大孝投壺本命非卽小  
戴之哀公問祭義投壺喪服四制乎况明堂陰陽中庸說  
之類記固不止百三十一篇何必強十七篇之經以入記

耶且大戴八十五篇有經十七篇在內小戴亦有經十七篇又在四十九篇外不自亂說經之例乎賢研究有素尙望有以辨難起予餘竢細閱後尙當續布衍白

與梁衆異黃秋岳書

衆異秋岳兩賢足下同日得來書所言有適相類者索居感觸聊復及之衍治詩四十年其始第以紀遊覽志聚散兄弟倡和友朋不過二三人皆寂寞無聞者二十餘歲出遊四方稍識一時賢俊然贈答至寡今所存詩年歲具在可得而按也三十餘歲頗究哲理以爲人之有生積氣所在氣盡則聲光隨之又何神之不滅沒世之名非已所與知也而胡愛焉若及身則猶有取耳向者林墩谷欲刻其詩恐人議其早計以商余余以此意語之詩與文所以紀事寫景說理言情也非爲之之久佐以讀書見事積理之多則恆不工工亦不至工且至矣乃欲知此事此景此理

此情者之利非紀之寫之說之言之者之利也然而不憚於爲之工且至者則人所不至者吾至之當其至之之頃意得甚也其有與吾所至畧相若而知且好之者意又得甚孔子所謂時習而悅有朋而樂孟子所謂獨樂孰若與人與少孰若與衆者是也昔有饒者人以飲食宴樂之則諛之曰至樂之事無如以美饌享客客自始饋至旣飽譽其饌不容口饌之美誠不虛矣爲美詩又者殆猶是耳若夫雖久而不泯愈遠而彌彰固爲之工且至者所不靳而其身旣逝則譽之而不聞受譽者固無得也夫已氏謂一倡羣和者未必傳後而壽世夫後之傳不傳後者之事非倡與和者之憂而益非夫已氏之憂也足下以爲何如

復劉洙源書

洙源足下得復書論議至暢至允所云誅諷二物辨之既  
案可發明鄙意所未盡許書二篆異訓絕不相蒙爲生者  
居前爲死者居後列敘猶可見也至謂文章源流在意義  
不在形類以鄙論賦非六義之賦爲未安而据毛傳登高  
能賦班孟堅西都賦敘賦者古詩之流及西漢諸小賦才  
數句十餘句者直四言詩尤爲精確不易眞能助我起予  
匡其不逮矣夫疑賦非六義則王子淵之頌聖主得賢臣  
揚子雲之頌趙充國又何以區別於詩頌既有之賦亦宜  
然近在目前而不覺良可笑人前書已刊用復答此以志

吾過衍白

石遺室文集卷九

侯官陳衍

考工記辨證敘

范書稱鄭君受學馬融以善算聞竊見鄭君注攷工記如加軫與鞮之類閒有誤者賈疏又多失鄭悒鄭誤因以滋多國朝經師輩起羣然訾警之然未之深思而遽不以爲然有不盡爲高密諍臣者衍作辨證三卷辨鄭者八條辨賈者十有九條辨國朝諸家者八十有四條抑又獻替之不容已者已

譯日本商律攷

爲其事而不設其律以待之者必其相恃之甚深者也相恃甚深之道施之相與有素者猶或失之況於貿易逐利之市場百出不窮之變態乎中國自秦漢以後始輕商人一切商事聽民自爲官不過問其經官者官以民律治之夫民律之不足以治商也久矣周禮獄訟聽於士師之屬而地官司市以下大夫爲之所掌者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其大治大訟市師聽之小治小訟胥師賈師聽之夫政刑禁令皆律也大治大訟小治小訟皆不聽於士師之屬則固不治以民律也今商所有事其非民所有事者益繁於古而以治民之律治之則律所不載爲商者無所恃

以不恐商之智力且隨而俱屈商何由振南皮宮保稔其  
然也奏設商務局卽陳及護商律例創行商務報畧例第  
十二條令譯東西各國商律以備異日定中國商律之用  
今年變法奏議又言及之今館中所譯日本商律本名新  
商法其舊商法凡一千餘條以多與民法相複故於明治  
三十二年參酌各西國商法改正爲新商法共存六百八  
十九條近時日本新出商業各書間引舊商法然所依據  
者皆新商法也惟律意頗精深率然譯之則數百條中相  
觸相背者往往而有又所言各種公司各種保險各種票  
券證券以及各種商行爲多中國人未經涉獵者然其書  
有要義二卷爲日本法學士丸山長渡所著述西川一男



所參助解釋最爲詳明總數十萬言每與東士河瀨儀太郎氏共譯此律一條一句之中有所未解或往復辨論至再至三以至於十數或更詳譯所謂要義者以發明之其不名新商法而名日本商律者所謂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意也光緒二十七年冬月敘

沈乙盦詩敘

余與乙盦相見甚晚戊戌五月乙盦以部郎丁內艱廣雅  
督部招至武昌掌教兩湖書院史學與余同住紡紗局西  
院初投刺乙盦張目視余曰吾走琉璃廠肆以朱提一流  
購君元詩紀事者余曰吾於癸未丙戌閒聞可莊蘇堪誦  
君詩相與歎賞以爲同光體之魁傑也同光體者蘇堪與  
余戲稱同光以來詩人不墨守盛唐者自是多夜談索君  
舊作則棄斥不存片楮矣乙盦博極羣書熟遡金元史學  
輿地與順德李侍郎文田桐廬袁兵備昶論學相契詞章  
若不屑措意者余語乙盦吾亦耽考據實皆無與已事作  
詩却是自己性情語言且時時發明哲理及此暇日盍姑

事此他學問皆詩料也君意不能無動因言吾詩學深詩功淺夙喜張文昌玉谿生山谷內外集而不輕詆七子詩學深者謂閱詩多詩功淺者作詩少也余曰君愛艱深薄平易則山谷不如梅宛陵王廣陵君乃亟讀宛陵廣陵明年君居水陸街姚氏園入秋病瘳逾月不出戶乃時託吟詠余寓廬相密邇有作必相夸示常夜半扣門函箋抵余至冬已積橐隆然又明年庚子之亂南北分飛此事亦遂廢矣君詩雅尙險奧犖牙鉤棘中時復清言見骨詆眞宰盪精靈昔昌黎稱東野矚目鍼心以其皆古體也自作近體則無不文從字順所謂言各有當矣余生平喜檢拾友朋文字君作落余處者殆百餘首念離合之踪無定也特

敘而存之

海藏樓詩敘

蘇堪寫定其詩示余顧子子朋所爲敘曰子方草創詩話必有微言深愜可以敘吾詩者盍爲吾一長言之略如姜白石所自爲詩敘若詩說余曰諾且爲君默記往昔彼此之言雜書之以爲笑樂余與君治詩皆二十餘年相與商略爲詩亦二十年初時持論若南山秋氣之相與高所謂否不稍假借用輒引爲詭病回思足自哂然亦可見年少負氣不如今之老大頑鈍譽不喜而毀不怒也君詩始治大謝漫淫柳州乙酉歸自金陵訪余於西門街則亟稱孟東野詣君案有手鈔東野詩四冊題五言古數章於上有精語足資詩學出示癸未甲申詩數十首屬爲評品題以

詩題一五言古還之君乃以余詩爲精進時多過從夜談  
坐池旁樹下老屋盡兩三燭而去兩家老屋皆有池有樹  
未久君將往天津作五言一首爲別自謂似顏延之北使  
洛喜余送行兩五律誦於陳設庵又喜誦余建溪數詩余  
次年入都都下所知有能誦之者客天津書來言北地曠  
爽詩蘊皆盡大抵作詩亦隨地氣山川秀蘊則觸處成吟  
原野衰延則搜剔難就云云寄示浮海詩出都詩今集中  
皆不存文人喜割棄少作未必其前盡不如後也已丑庚  
寅入都君寓可莊所及官學案上手鈔詩本有晚唐韓偓  
吳融唐彥謙諸家北宋梅聖俞王荆公諸家君詩已一案  
再變爲姚合體爲北宋服膺荆公而余感君言作詩

往復於中者稍久其出之也必有自耐咀味者乙酉後渡  
海游臺北沂江游湖南亦遂變其前詩一日遇君與季直  
於驛馬市相將入浴堂君解衣探夾袋出殘稿數紙則游  
攝山詩皆七言余以爲神似樊榭君乃爲此君曰吾向未  
嘗爲七言去年始爲之自後相見常論七言君於七古嘗  
獨舉韋蘇州温庭筠然亦一時興到語所作如大阪登高  
感舊示李芝楣登北極閣登周處讀書臺侯府懷陳幼蓮  
石鐘山昭忠祠郝超漢陽琴臺子培見訪湖舍等篇皆半  
山遺山道園之遺何嘗爲蘇州庭筠哉君每言作詩無深  
抱遠趣所謂不可適獨坐者固已若處處不忘是作家而  
不敢極其才思誠作家矣然終於此而已安有深造自得

之境其題晚翠集云云余故以爲至言非君莫能道者君  
又言律詩要能作高調不常作可也余曰高調要不入俗  
調要是自家語元裕之多是高調卻無俗調高季迪前後  
七子喜高調遂多俗調東坡律句極少高調屬對每以動  
宕出之此祕發於沈佺期王右丞極變化於老杜吳都賦  
云崑崙乎數州之間灌注乎天地之半七律中對要有此  
二語體勢戍戍君來鄂所居隔一江歲暮約相督爲律詩  
余言作詩起調不落凡近易結調不落凡近難君言作詩  
用利筆易用禿筆難謂余寄張應送子培詩中有能用禿  
筆者殆卽書家折釵脚屋漏痕之說耳大抵詩要與象才  
思兩相湊泊有惘惘不甘之情不自覺其動魄驚心迴腸



蕩氣也有自然高妙之惜乃使人三日思百回讀也李衛公白樂天東坡荆公山谷放翁遺山皆有自然高妙語姜白石文與可亦庶幾姜白石甚似孟浩然文與可頗類韋蘇州與浩然同時有李杜摩詰皆推服浩然與白石同時有尤蕭范陸楊皆傾倒白石白石如哭石湖寄誠齋等篇集中亦不多遇也又余嘗論詩爲友朋而爲者居多然往往有數友朋焉爲彼爲之常工爲此爲之不盡工豈其意之屬不屬如靈運所云對惠連輒有佳句歟然又有刻意求工而不工不刻意求工而轉工又所謂佇興而得者歟二者事理乃相反則或者其工力之至與不至不至者不刻意轉工天之事也至焉者意所不屬亦天之事意所屬

又學之功歟子培工爲詩而不常爲嘗言吾遇蘇堪詩思  
自生爲之亦多工毀庵詩爲謝枚如張幼樵而爲常工於  
他作蘇堪工者固多爲子朋而作者則尤工且無不工是  
數者於前數說必有合也君論詩宗旨可聽者實多以余  
妄見向多已合復離近來亦罕有所異同彼此亦垂垂老  
矣乃尋檢所存往來詩札及平日所言記爲誰語與不記  
爲誰語者皆書之以復於君壬寅二月十日陳衍敘

此敘本二千餘言中引證古人詩句者九百餘言支蔓  
太繁今悉節去以入詩話癸丑六月衍記

石遺室詩集敘

余作詩三十年所剩止此所詣亦止此乃分爲三卷刻之  
第一卷凡八年閒居及遊覽之作第二卷凡十有三年多  
行旅之作歌勞之思焉第三卷凡八年有悲傷之作詩與  
人亦俱老矣此後或三四年或五六年七八年以至長辭  
人世當更得一卷之詩其詩境未知何如使得自放於山  
顛水涯幼時之流連景光覽玩物華意中有欲言而未能  
言者將如獲故物如溫故書焉不亦旣全其天矣乎

補訂閩詩錄敘

嘉慶間侯官鄭昌英茂才緝有全閩詩錄已刻者惟清詩錄自順治至乾隆而止其自唐迄明稿百餘冊輾轉流落於鄉先生之家至郭兼秋先生獨取明一代之稿刊之先生熟聞中掌故於原稿多所訂正成柳湄詩傳散附於各姓名爵里下其書改名明詩傳遂未著鄭氏之名而於敘中畧述源委後全書原稿歸謝枚如先生先生既逝嚮於武昌柯巽庵撫部余客鄂中久撫部稔余又與吾鄉林贊虞張鐵君郭春榆三侍郎雅故乃舉以還贈吾閩丁未三月余挈入都人事卒卒未暇理也戊申冬月鄉人官京師者羣促余任編訂之事己酉正月乃取而翻閱之則殘闕

纏複舛誤失次蓋搜集未成之書也余維文教之開吾閩  
最晚至唐始有詩人唐末五代中土詩人時有流寓入閩  
者詩教乃漸昌至宋而日益盛若楊仲猷楊大年蔡君謨  
朱文公蕭千巖徐靈淵敖器之嚴滄浪劉後村謝臯羽輩  
或主持壇坫轉移風氣或獨開派別歷久彌新雖眉山雙  
井劍南之雄未能使掩縵而韜映也原稿於唐五代家數  
遺漏尚少稍補訂迻寫已足成書至於宋元則宋一代原  
稿僅百餘人補緝至五百餘人元一代原稿僅十餘人補  
緝至百餘人而後規模粗具分集寫定仍名閩詩錄云

夔夔堂詩集敘

特舟太守以蜀中名孝廉出宰吾閩循聲翕然且四十年乃累官至郡將與先兄木庵先生爲文章道義交者二十一年方木庵先生奉母居烏石山雙驂園太守適宰首邑命其諸郎請業於木庵先生而吾鄉龔靄仁布政陳伯潛閣學陳芸敏給事陳可齋大令皆家居文酒之集無旬日無之時余方遠游數千里外未得與其盛也憶己亥十二月從臺陽歸喪吾季弟太守來弔始相識心儀其爲長者後遂別去不復得見惟於木庵先生所讀所倡和詩一二而已今年丹午公子來京師奉太守命以夔夔堂詩集問敘於余蓋木庵先生已歸道山太守守建甯年逾七十海內

故人相知於二十年前者殆不能一二數也夫吾閩詩教  
歷唐五代而未大昌而名宦流寓之入閩中者多詩人若  
常袞薛逢李頻程師孟以及秦系周樸韓偓崔道融江爲  
之倫視中原諸州而無不及故其氣力風采遂與黃滔陳  
陶陳貺諸人相振蕩濡染於一時至國朝則櫟園先生建  
滄浪詩話樓後竹垞堇浦游踪偶及笥河河閒使車一至  
古詩人之流風餘韻百年來漸就銷沈矣太守詩才橫溢  
繼武君鄉之船山童山則爲常袞薛逢李頻程師孟以與  
黃滔陳陶陳貺輩相振蕩濡染者恍於烏石雙駿閒遇之  
而使余懷舊傷逝於無窮也

陳仁先詩敘

唐宋以還能持不律屬字句者殆無不爲詩然可稱爲工者實不多有工爲詩者非獨其詩之不屑乎衆人必其人之不屑乎衆人也其結想欣戚無以稍異於衆人其有所言謂之能屬字句也足矣仁先弱冠登甲乙科爲部郎以言官待補特科入高等能爲經濟家言性理家言公卿大臣多器之稍有甘利達樂高職之意與同時年少之子並驅先登矣皆棄不顧獨肆力爲悽惋雄摯之詩始爲漢魏六朝筆力渡遠余慮其矜嚴而可言者寡也意有未足別去三四年相見京邸出所作一二百篇無以識其爲仁先之詩韓之豪李之婉王之適黃之奇詩中自道所祈禱者



皆向所矜慎而不敢遽卽者也余以謂詩者荒寒之路羌無當乎利祿仁先精進之猛乃不在彼而在此可不謂嗜好之異於衆歟舊歲八月武昌兵事歟起仁先挈家人奉二親祖母流寓春申江上食指三百數居數月大困無以自存乃以書抵余閩中言自理其詩將刊之乞爲敘者累百十言何其困苦轉徙之餘拳拳之獨在此歟仁先鄂人也浩然子美襲美元章天下詩人莫盛焉至明驅馳中原主壇坫者猶有信陽公安竟陵黃公茶村清則君曾祖秋舫先生二百六十年未能或之先蓋鄂詩人之衰亦久矣然之數人者詩與其人各不同而負異於衆不屑流俗之嗜好則同也仁先非其人耶昔歐陽公序梅聖俞詩旣疑

詩能窮人又疑窮而後工吾以爲皆非也聖俞爲都官富於詩豈真窮餓能以詩自飽哉窮無定準歐公窮聖俞有窮於聖俞者聖俞不窮聖俞惟不自窮故敢於工其詩自謂窮則戚其窮不暇何詩之能工仁先旅食大困亦若窮然然工詩固已久矣暫而窮卽以坐詩非道也況今天下旅食大困者萬仁先有一二工詩如仁先者耶故余序仁先詩原其所以工又斷言其不受能窮之坐也壬子驚蟄節敘

東越沿革表序

吾鄉人之著沿革表者有二一曰閩中沿革表仙遊王捷南氏著一曰東越沿革表閩縣魏本唐氏著王表之稱閩中沿閩大記閩書八閩通志之舊而已魏表之稱東越所以辭閩中之名以爲名之當莫東越若也其自序據周官職方氏鄭注閩蠻之別斷定閩屬荆蠻不當以稱吾東越信矣其謂閩吾東越始於陳置閩州隋置閩縣則不足以服陳隋漢號無諸爲閩越王王閩中地秦取百越置閩中南海桂林象郡閩吾東越之過秦尸之矣山海經之甌居海中閩居海中爲閩字見經籍之始夫海中者四至皆海之稱吾東越之郡縣無居海中者廣之瓊州浙之定海玉

環則有之矣左氏傳曰寡人處南海孟子曰孫叔敖舉於  
海南海皆屬楚地山海經之閩其無與吾東越必也職方  
氏之八蠻七閩鄭注引鄭語閩芊爲證賈疏謂今本閩作  
蠻後人轉寫之誤又謂叔熊居濮如蠻後子從分爲七種  
故謂之七閩雖與蠻七八別數俱屬南方蓋散文則蠻其  
通稱故爾疋但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郭注九夷在東八  
狄在北七戎在西六蠻在南先鄭注職方氏亦但云東方  
曰東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貉狄皆不及閩對文則  
曰蠻曰閩曰濮故左傳分羣蠻百濮職方氏分八蠻七閩  
國語分閩芊與蠻閩芊蠻矣者言在閩之芊姓如蠻也且  
鄭語閩芊上文曰芊姓夔越不足命也注夔越芊姓之別

國此自是一越逸周書王會篇之東越又自一越史記越世家楚威王伐越越始入於楚芊姓者皆在南蠻地越自在東方夔越之越隱東越吳越之越顯秦以百越爲閩中郡豈牽引夔越之越而致溷歟抑以越弁於芊姓之楚芊可稱閩越亦可冠以閩歟皆未可知也今魏氏歸閩於蠻勿任溷吾東越則固吾東越不可少之作矣故引申其說以堅辭閩吾東越者

榕城攷古畧敘

地理志翔於班史翔實一言盡之矣言古地理者不翔又無以爲實也積各省通志成一統志積都會郡縣志成各省通志非其都會郡縣之人而爲其都會其郡縣之書方言之異音異文傳聞之異辭鄉人紀載之未行遠何所執以然而進退之耶吳郡志成於范成大新安志成於羅願剡錄成於高似孫姑蘇志成於王鏊武功縣志成於康海以及林譜之閩中記梁克家之淳熙三山志王應山之閩都記遽數之不能終皆鄉之人之爲之也否亦宦遊久於其地習其語言熟其故老周咨博取而後得之故有徵文攷獻之志矣識大識小決擇患不寀決擇寀矣體例患

不肅體例肅矣采摭患不給采摭給矣推勘患不覩有一  
於此皆與於未善者也余少壯遠遊四方鄉邦文獻多所  
晻昧有詢焉瞠目莫對數十年來鄉先生號稱孰於掌故  
者聞有撰述亦復語焉不詳近由林君雪舟識其族人薇  
孫出其曾大父芾庭先生榕城攷古畧三卷使爲敘首卷  
域櫓二卷坊巷三卷郊垌敘述綱要采書附注證之名入  
題詠亦錄焉可謂信而有法已往者武昌柯巽庵撫部以  
所得全閩詩錄彙本百餘冊歸余且謂俟此書刊成當更  
舉閩人著作鈔本十數種奉貽中多關閩掌故者迨詩錄  
旣刊將寄撫部而已歸道山子幼又以兵亂轉徙此十數  
種者殆不可復得矣是著述一事有志者不必成有成者

不必善成且善矣又不必傳則此書之刊行又惡可不亟亟耶



說文重文管見敘

丁丑戊寅閒衍從事攷訂之季方治說文取坊閒重刻孫氏本屬先室人每字剪爲紙片小注屬焉分重文闕訓指事象形會意形聲段借各類黏貼紙本采別部居不相雜異室人獨取所謂重文者一冊反覆諦究別購孫氏本自一至亥圓點一遍不解則翻閱段氏注本乃語余曰君治篆文吾治古籀何如第治古籀有待篆文者百之一二治篆文有待古籀者十且二三也室人讀古書時有神解善蹈瑕隙字書形聲義辨識豪釐宋人所畧往往洞毋毫矻會亾乖踳然情韻高遠雅好奇服不願爲人人之爲推究哲理於人天死生妙悟深澈以身後名易其自適之趣非

其志也日常把卷意有所得時弄筆札記之旋弃擲不愛  
惜所撰列女傳集解十卷蕭閒堂札記四卷然脂新話三  
卷詩古文辭長短句雜記各一卷此書一卷二百一十有  
餘解多蕭落糅弄然一條之中首尾畢具無未完之義理  
而敘列之不難也室人嘗語余近人治許季有所撰箸惟  
段氏僂說文解字注其它說文義證說文句讀之類命名  
率省解字二字非正詞也吾此本專釋重文宜可單僂說  
文又吾名管卽以管見名其書在他人爲謙詞在吾直質  
言而已今言笑如昨墓木已新詩古文辭雜記列女傳集  
解稍已雕本行世此書辨釋之精如旁兩旁象滂沱形撼  
當从三或係捕籀周从及並及之意古从天及厚省誥从

祭省童从竊省卽其罪鞭象形尹與君同意及从甘聲殺  
象田獵旗斨从丘丹穴之人智剛从石省嗇从井用助法  
夏从法梅楸乃兩字粗非杫古文穰非庚聲仁夷同意伊  
非从古文死頰从兔聲光从古文疾愆侃侃言有口過涿  
象形沫缺片陰从白雲開與閉互誤閔从巾意續非从庚  
蠡象形封从之土艱从聶省勞从營省以及旅霸栗色灑  
慎漢邕闕握義醢諸疑義皆如拂明鏡如啟秘論如鑄生  
鐵如老吏斷獄折以片言遠追懋堂貫山近譬孫仲容古  
籀拾遺殆未敢讓往君爲余跋考工記采證甘苦所在燭  
照數計余舉此報君君已一瞑不視矣悲夫際此國季荒  
蕪孝子畧不識字尤不宜韞而不出乃序而刊之行亦著

有說文采證說文舉例二書方之此作甚媿辭費矣壬子  
重陽節陳衍重至京師書於面城寓廬

京師萬生園修禊詩序

余出都航海之二日停舟之罟始憶爲三月三日命酒乃酌悵然久之是日也南則樊山樊君修禊于上海之樊園乙盦笏卿諸君會者十人賦詩皆用少陵麗人行韻北則任公梁君修禊於京師西郊之萬生園癯公質甫書衡叔進印伯昫谷仲毅芷青秋岳宰平瑩甫伯夔亞蓮珏生公甫諸君會者三十餘人以羣賢畢至少長咸集崇山峻嶺茂林修竹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分韻余至上海旣和樊山之詩歸里得仲毅癯公書又次任公韻嗟夫以風雅道喪之日猶復得此可不謂盛歟昔者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逸詩所云羽觴隨流波是也厥

後溱洧之秉蘭贈藥曾點之暮春浴沂或取義於祓除不  
祥獨東晉永和癸丑山陰蘭亭之會流傳千餘載不衰彼  
顏延之王元長曲水兩詩序乃晚晚若不甚表著者豈不  
以右軍人品高尙其遺般浩謝安會稽王諸書皆關大計  
初非巖棲谷處天下事絕不措意然終不以簪紱易其老  
莊山水之抱故理解超越文字亦若乘風遠遊不可羈絆  
歟今歲爲永和後二十六癸丑海宇騰沸四裔交軼視永  
和殆有過之南北諸君子其未忘吞軍經世之志與脫屣  
塵壒之本心者感遇不同所以寄託其感遇者同也余心  
儀右軍以爲孟軻氏所謂天民嚴周氏所謂至人去之未  
遠久矣京師上海皆十年久於其地樊山任公諸君子相

知之雅而二會適不相值能漠然無往來於吾心甯復心  
儀右軍之人耶樊園之會樊山自有序任公詩而未序余  
乃不俟其請而爲之

趙堯生詩彙敘

堯生豪於詩者也觀其詩疑若龜鑿甚力而爲之則甚樂而易堯生少余十餘歲已有詩千餘首余所見二三百首清奇濃淡無不備也獨深嗜余詩刊本數百首能背誦其大半往往文酒之集觸類則舉似之聞者異焉庚戌辛亥閒京師同人結社爲樂遊覽題詠之作繁然堯生揮斥而成無攢眉苦吟之態議之者則以爲沙石並下有未遑淘汰而涵澄者余謂堯生蜀人也蜀中山水巉刻而所生詩人若伯玉太白東坡所爲詩不甚似其山水其似者轉在寓公遊客少陵玉溪山谷劍南諸人豈前數人者生長於蜀多宦遊四方故蜀中之詩少後數人者宦遊其地而詩



多歟然文與可唐子西韓子蒼皆蜀中詩人之著者亦皆  
宦遊四方其詩則與後數人相近今堯生古體極似與可  
子蒼而有時恣肆過之近體極似子西與可亦有似子蒼  
者而其甚肖蜀中山水則余雖未至蜀固可由少陵玉溪  
山谷劍南之狀蜀中山水者知之也堯生好遊足跡所至  
秦岱嵩高伊闕以及吳越平遠秀麗之區然其遊義眉最  
久居京師思之不已宜其所爲詩載蜀山蜀江之青碧而  
出也嘗送胸谷之官蜀中頃刻成絕句數十首敘一路所  
經若放翁入蜀記然余喜之乞書橫卷則立增數絕句移  
以贈余其詩之工可喜其爲之之樂而易尤可喜也堯生  
亂後歸蜀余久要敘其詩者不敢忘而爲之

何心與詩敘

寂者之事一人而可爲爲之而可常喧者反是故吾嘗謂詩者荒寒之路無當乎利祿肯與周旋必其人之賢者也既而知其不盡然猶是詩也一人而不爲雖爲而不常其爲之也惟恐不悅於人其悅之也惟恐不競於人其需人也衆矣內搖心氣外集詬病此何爲者一景一情也人不及覺者已獨覺之人如是觀彼不如是觀也人猶是言彼不猶是言也則喧寂之故也清而有味寒而有神瘦而有筋力已所自得求助於人者得之乎余奔走四方三十餘年日與人接而不能與已離不能與已離雖接於人猶未接也焉往而不困若是者無所遁於其詩也持此以相當

世之詩若是者百不一二其一二者固無往而不困也吾  
從林生狷生聞心與之詩識其人讀其詩與之言吾所覺  
者心與覺之吾如是觀心與不如是觀者或寡也則其於  
詩人如是言心與亦如是言者殆寡矣柳州東野長江武  
功宛陵后山以至於四靈其詩世所謂寂其境世所謂困  
也然吾以爲有詩焉固已不寂有爲詩之我焉固已不困  
願與心與勿寂與困之畏也

瘿庵詩敘

嚴儀卿有言詩有別才非關學也余甚疑之以爲六義旣設風雅頌之體代作賦比興之用兼陳朝章國故治亂賢不肖以至山川風土草木鳥獸蟲魚無弗知也無弗能言也素未嘗學問猥曰吾有別才也能之乎漢魏以降有風而無雅比興多而賦少所賦者眼前景物夫人而能知而能言者也不過言之有工拙所謂有別才者吐屬穩興味足耳若三百篇則朝章國故治亂賢不肖之類足以備尙書逸周書周官儀禮國語公穀左氏傳戴記所未有有之必相脗合其有不合則四家之師說異同齊魯韓之書缺有闕者也未嘗學問猥曰吾有別才也能爲之乎漢魏以

降其謀篇也首尾外兩兩支對拗體之律句而已前寫景後言情千篇而一致也微論大小雅碩人小戎谷風載馳氓定之方中諸篇六朝人有此體段乎綠衣燕燕容有之耳微論三百篇騷之上帝魯下齊桓六朝人有此觀感乎滋蘭樹蕙容有之耳故余曰詩也者有別才而又關學者也少陵昌黎其庶幾乎然今之爲詩者與之述儀卿之言則首肯反是則有難色人情樂於易安於簡別才之名又隽絕乎醜夷也拔東爲詩未久而以余所知有沈酣有年思力筆力未如其陷入而抉出者願與之遊數年其有所作未有自以爲可不使堯生若余批根而剔刮之者有以別才不關學之說進乎吾知其不敢聞也今年余自都歸

里挾東哀辛亥以前詩二百餘首屬余從容時日痛下繩  
削余不敢辭携歸數月乃爲刪去九十餘首其存者又悉  
爲獻可替否而歸之復深辯儀卿之言以爲之敘

知稼軒詩敘

君常既刊其詩數年復裒後所得者總而刊之間敘於蘇  
堪蘇堪請以屬余余適自都歸里過蘇堪海上蘇堪語余  
君常又督促甚亟乃言曰君常文字皆學蘇者也長公之  
詩自南宋風行靡然於金元明中熄清而復熾二百餘年  
中大人先生殆無不濡染及之者大畧才富者喜其排界  
趣博者領其興會卽學焉不至亦盤硬而不入於生澀流  
宕而不落於淺俗視從事香山山谷后山者受病較甚故  
爲之者衆張廣雅論詩揚蘇斥黃畧謂黃吐語多槎牙無  
平直三反難曉讀之梗胸臆如佩玉瓊琚舍車而行荆棘  
又如佳茶可啜而不可食子瞻與齊名則坦蕩殊雕飾受

黨禱爲枉亦可見大人先生之性情樂廣博而惡艱深於山谷且然况於東野后山之倫乎吾鄉人之常爲詩者余識葉損軒最先次蘇堪次弢庵又次乃君常而君常所常與爲詩者弢庵與余外則有葉肖韓陳徵宇之數子者身世皆畧如其詩損軒少喜樊榭繼爲後村放翁誠齋夔屈徵官以終差相似矣蘇堪原本大謝浸淫柳州參以東野荆公余嘗謂達官而足山林氣者莫如荆公大謝柳州抑無論矣弢庵意在學韓實似荆公於韓專學清雋一路肖韓徵宇則雅學后山獨君常才筆馳騫自喜中年以後時時歛就幽夤然終與坡公爲近其閒有憂愁牢落託於莊騷之旨者亦坡公之憂愁牢落也近作清苦不怡遂足以



感召憂患中夜徬徨良久而乃釋君之於詩亦尙爲張廣  
雅所謂坦蕩者勿過求幽篴爲哉癸丑穀雨節陳衍

劍懷堂詩草敘

吾聞詩人至宋而大昌至明而力足以左右天下風氣清則茶然以衰甌香雁水後莘田荔鄉以風韻勝檀河亨甫以才氣稱此外驅馳中原爲海內所指數者未數數然也今之人喜分唐詩宋詩以爲浙派爲宋詩閩派爲唐詩咎同光以來閩人舍唐詩不爲而爲宋詩夫學問之事惟在至與不至耳至則有變化之能事焉不至則聲音笑兒之爲爾耳唐人之聲兒至不一矣開天元和一其人一其聲兒所以爲開天元和也開天之少陵摩詰元和之香山昌黎又往往一人不一其聲兒故開天元和者世所分唐宋詩之樞幹也廬陵宛陵東坡臨川山谷后山无咎文潛岑

高杜韓劉白之變化也簡齋止齋滄浪四靈王孟韋柳之  
變化也子孫雖肖祖父未嘗骨肉間一一相似壹壹化生  
人類之進退由之况非子孫奚能刻意蘄肖之耶天地英  
靈之氣古之人蓋先得取精而用宏矣取之而不能盡故  
三百篇漢魏六朝而有開天元和元祐以至於無窮在爲  
之至與不至耳已舟先生以名孝廉屢困公車值天下兵  
革往來戎馬寇盜間中更悼亡劍懷堂詩悽惻者追莘田  
牢落者近亨甫身世然也因縱論唐宋詩離合之故非強  
以聲音笑兒爲者爲先生之詩敘

四朝詩史敘

往者辛巳壬午間余草創元詩紀事借人之書麀集終日  
翻閱抄撮元人詩本事外國朝人詩有本事者遇之尤夥  
思別撰國朝詩紀事既而思之凡人之情物之難得者乃  
覺可貴一友朋也日夕往還淡然視之千里契闊則悄然  
以思矣一文字也其人生存至佳亦尋常置之一旦化爲  
異物則愛護有加焉詩紀事之體例在網羅散佚搜集前  
人評品多成於異代之手宋計有功撰唐詩紀事國朝厲  
鶚撰宋詩紀事郭元鈺全金詩中有金詩紀事周春有遼  
詩話亦其變體也其義既以事存詩以人存詩故與唐人  
選唐詩篋中極玄中興間氣河嶽英靈諸集必其詩之中

選者不同所謂物以難得爲可貴也若以國朝人爲國朝詩紀事則有難者矣三百年來作詩者衆其集之存與不存而存於他人選本者已不可勝數又夫人而爲詩話卷帙繁而不殺其號稱名章秀句益復不可勝數準前人詩紀事之例當盡采無遺也則數百卷不足以容之矣故逡巡而不敢爲也來京師識孫子師鄭云將爲國朝詩紀事後改爲四朝詩史斷自道光然合已逝生存者並錄之則尤浩博無際涯者矣旣刻成甲集問序於余余曰君作詩話嘗謂余生平論詩至嚴則於君所爲浩博無際涯者又從爲之辭可乎君曰子言固也然吾有一譬焉外人每譏吾國無史學所有歷史史料而已吾所錄無以名之姑名

詩史亦史料而已以爲史則去取必嚴以爲史料則去取  
之不嚴留以待後人之去取也勿終拒而不吾序矣君言  
甚辨遂以余所見及君所言並書之

書海藏詩後

天地間之至文雲與水耳雲遇風萬其變態水則聲容俱變故詩有六義風居首大師陳詩以觀民風觀其變也雅變於上風變於下天下之變急海藏善說詩尤深小雅余嘗聞其說大東矣喜誦離騷其音繁以厲唐人則柳州東野皆變雅離騷之遺也海藏往日之詩既如之矣而況於今日雅廢詩亡之後乎昔人之言衰老者曰形容變而語音存海藏支離突兀之故態變無復之滋可傷者語音變耳書之以訊讀海藏近日之詩者

望溪先生與李剛主書書後

望溪聞剛主子習仁天卒貽書畧云竊疑吾兄承習齋顏氏之學著書多訾訾朱子自陽明以來凡極誣朱子者多絕世不祀僕所見聞具可指數若習齋西河又吾兄所目擊也望溪此言似未爲知道誣朱子自是一事絕世不祀又自一事比而合之得無牽強爲者昔明道程子誌其子邵公謂賦生之類雜糅者多而精一者閒或值焉則其數或不能長程子之言可信則修短乃氣數之事與義理無與故洪範九五福子孫之有無不與焉不然秦伯無子伯魚早卒顏淵短命春秋之賢大夫叔向無子其凶人惡德有賢子者甚衆楚商臣得莊王爲之子魯文姜有子季友



衛宣姜有子文公而堯舜子皆不肖文王爲父太姒爲母而有管叔蔡叔霍叔氣數之事聖人存而不論故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自左氏傳有若敖鬼餒之說後世以無子爲大戚者乃徧國中不知卽有鬼神禮有立後之經無子亦可有子况身爲賢者祀於學宮祭於社盡賴不絕世而後祀哉望溪生平摯友如劉捷張自超皆修身善行未嘗詆朱子而皆無子抑又何耶考望溪出獄卽語剛主以程朱不可妄詆剛主立起自責取不滿程朱語載經說中已鐫板者削之後將十年剛主子乃卒訾警朱子至痛改而尙不宥恐非朱子之意亦非天所以右朱子意也

方望溪書孫文正傳後書後

異哉望溪先生之亟稱莊烈帝也一則曰憂勤恭儉明察之君再則曰剛正憂勤恭儉之君三則曰以聰明剛毅之君獨蔽惑於媚嫉之臣身死國亡而不寤豈非天哉何其擇言之未審也傳曰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漢宣帝誅戮大臣史譏其察察爲明明於之數說者莊烈之爲人斷可識矣天下有蔽惑於媚嫉之臣身死國亡不寤而可謂之聰明可謂之明察可謂之恭與毅若儉與剛愎之剛則有之耳乃諉咎於天豈不誤

哉嗚呼明之君德幾於世濟其惡以至於亡矣莊烈垂死猶言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歸罪於下絕不自引咎卽此已爲亡國之言抑亡國之臣誰實用之耶望溪之論孫文正也謂公受命危難中復已失之畿甸定將傾之宗社其才不世而憂國忘身帝所親見也而內蔽於奸僉緩餉愆期掣公手足外則政權不一分操割裂亂公成謀至大凌覆敗則失律喪師者邱禾嘉也而聽公引退廢棄八年不吝一語卒使巷戰力屈闔門就死蓋是時周延儒溫體仁已深結帝知而得事柄矣其論盧忠烈也謂忠烈既亡中原土崩之勢已莫能馭逮延儒誅體仁罷國勢已不可爲而繼起者復祖其故智嫉賢庇黨以覆邦家其

論黃石齋也謂公之事莊烈陳言對命無一不與帝心相  
違卒之如公如念臺劉公窮於効忠之無路如孫高陽盧  
義興孫雁門扼於投死之非時皆由媚嫉之臣相繼而居  
腹心之地可謂於莊烈亡國之故洞見癥結矣而猶有怨  
詞若彼者殆處惟辟作威之下於君道之闕不敢過於斥  
言歟不然以先生之學識乃於聰明明察之謂辨之不審  
若此哉

戴南山詩冊跋

文字之禍之酷至明無復之貴竹陳松山給事纂明詩紀事所載洪武間被誅者視尋常所聞殆且百倍彼其人多微乎微者豈皆不畏刀鋸鼎鑊與生命爲仇哉卽有訕謗甯與於豪末之重輕必剔刮字句推究點畫周內之置於死地而後已抑何其性之不憚煩與人殊哉以爲貴天子威海內所未必加人者獨學問耳彼不我足則出以微詞才語恃吾之不學而不吾忌吾聽焉真不學矣出身微猥者之自疑而毒天下至於如此外人主中國則可以厚集吾作威之勢者甯有讓乎但心同而貌稍異耳刻本南山集向嘗翻閱一過見其文字猶人何至於罹禍然所謂子

遺錄其命名蓋已無忌矣今觀此冊送其師張相國致仕者首章隱言其去之得計不必枉已濟人三章言不去之將得禍棄不義富貴乃以履險如夷四章言見幾不俟五章明致仕之不因衰耄毋亦過恃其人之不學而敢於昌言也乎

題劉松厂畫卷後

余不見莫愁湖十有餘年松厂爲寫此圖松厂知余愁也  
初松厂居金陵數年自圖此湖余題二詩意甚惘惘復使  
余舉生平詩爲湖作者皆書之松厂於是知余愁也又數  
年復至莫愁湖則松厂死矣松厂家貧賣畫自食仁先爲  
言學部長官俾入圖書局常作畫貺余余招松厂飲寓廬  
廬舊秀野草堂見余念此堂則爲寫之宇宙之曠若此堂  
此湖載余愁而不往者皆將吾松厂是待也時世變易松  
厂竟夭天年此後復知余愁求諸微茫煙水閒者誰耶遂  
書此意寄仁先江南共悲之

安徽提督學政關防搨本題跋

漢官儀頗詳印綬制度大畧王公侯金印二千石銀千石以下至三百石銅印其流傳後世者若關內侯印盪冠將軍印橫武將軍印漢壽亭侯印睦子家丞印新遷長印皆官印也漢武元狩四年令通官印方寸大小官印五分是漢印甚小畧如今印章故可常佩身上晉人言取金印如斗大者殆夸言之也小岑閣學提督安徽學政未終任學政改爲提學使將鑄新印銷舊印乃拓本臧之後人之視此本不猶劉原父薛叔器陸友仁諸人之視關內侯盪冠將軍諸印耶



書滄趣樓詩後

時世變易昔之詩人爲清有者今各爲其所自有矣滄趣先生則斷斷爲清有者也先生往者退居三十年詩益附有作必與木庵先兄商榷之先兄沒余偶歸里必以質余舊歲同在都門先生尙爲清帝師傅哀生平所爲詩使余刪存圈點爲刪數十首存六百首往往先生在坐余操不律存一首必再三問果可存乎密罔一句則若色然以喜豈余之臧否果足據乎何虛懷之至於此也與寒兄弟文字性情狎習之久痛癢所在知之較他人親切耳余屢勸先生以詩付梓久之謙讓未決余曰吾聞詩學至有清而衰先生清詩人之最後勁也不爲已詩計獨不爲清詩生

石遺室文集卷九

四

色計乎若詩之工力品格余詩話論之詳矣不復著云

石遺室文集卷十

侯官陳衍

爲人後者爲之子辯一語案諸各經傳無一合者其  
公羊傳爲人後者爲之子一語案諸各經傳無一合者其  
致誤之處可得而抉也春秋成十五年書仲嬰齊卒公羊  
傳曰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  
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  
之子也爲人後者爲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  
也然則嬰齊孰後歸父也叔仲惠伯傅子赤者也文公死  
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叔仲惠伯曰吾  
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

而殺叔仲惠伯弑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爲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於是遣歸父之家

歸父公子

遂歸父使乎晉還至榿聞君薨家遣反命乎介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公羊此說何氏解詁卽不以爲然何氏曰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徐氏疏曰若爲歸父之子然故爲亂昭穆之序若後歸父卽不爲仲遂之子故云失父子之親是注疏皆與傳文違異也春秋三傳左氏以長於事稱公羊以長於識稱穀梁以長於經稱此經左氏無傳穀梁傳曰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

父疏也范氏甯集解曰父有弑君之罪故不得言公子父  
不得言公子則子不得稱公孫是疏之罪由父故穀梁之  
義主於因罪而疏之顯與公羊不同安在其必違穀以從  
公也爲人後者四字本儀禮喪服經文其傳曰何以三年  
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所謂尊服者指三年之喪爲至  
尊服者而言指上經父至尊也天子至尊也君至尊也三  
者而言父天子君皆至尊爲人後者服如是之喪服而已  
故喪服經爲人後者下並未言爲之子也以天子與君之  
喪言不必爲之子皆以尊服服之以士庶言爲人後者必  
子行或子以下行無弟行者內諸侯祿而外諸侯嗣故國  
君世及同於天子有傳弟者先王之世大夫世祿至春秋

乃世爵故公羊譏世卿於是大夫皆傳子亦有傳弟者此爲人後爲之子之說所由來實于喪服經文爲人後者四字外以意增出爲之子三字矣不知以弟繼兄言爲後則可言爲之子則不可後者對先之通詞子者對父之專詞也左傳子文無後何以勸善又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禮記下車而封黃帝堯舜之後又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皆不必其爲子也喪服經爲人後者下賈疏引雷氏曰此文當云爲人後者爲所後之父闕此五字者以其所後之父或早卒今所後其人不定或後祖父或後曾高祖故闕之可見爲人後者固不定爲之子也故下文但稱所後者不稱所後之父公羊因仲嬰齊不稱公孫而稱

仲疑孫以王父字爲氏嬰齊惟爲歸父之子乃爲襄仲之  
孫以仲爲氏似也然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襄仲莊公子  
文公弟仲非字乃伯仲也嬰齊稱仲乃叔孫季孫之例叔  
孫得臣叔牙子而春秋文元年稱叔孫得臣季孫行父季  
友子文五年成十六年皆稱季孫行父若叔季爲字是父  
字可氏不必王父字乃可氏矣抑得臣行父又爲誰之後  
而氏叔牙季友之字乎左傳閔元年齊仲孫湫來省難公  
羊文以爲卽公子慶父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無論魯  
之公子不應繫諸齊而公子何以稱孫旣稱仲孫何以至  
其子公孫敖轉不稱仲孫皆自亂其例也襄仲嘗稱仲遂  
猶公子友嘗稱季友或稱季子故仲嬰齊不稱公孫而稱

仲者以伯仲爲氏叔孫季孫之例非以王父字爲氏而必  
爲歸父之子襄仲之孫也



爲人後者爲之子辯二

爲人後爲之子一語近人益不敢置辯者嚇於段氏玉裁明世宗非禮論諸篇排羣經驟倫紀剛悍而不可犯也然乖謬之見立義實不堅段之言曰凡受重者必斬衰三年與真子同所以必斬衰三年者何也爲之子也案喪服經斬衰三年者曰父曰天子曰君曰夫則爲之臣者皆然爲之妻者亦然曷嘗必爲之子哉段又曰其稱名將父武宗乎考武宗乎曰生日父死曰考稱皇考何不可之有古者稱亡君必曰先君必曰先王必曰先帝如宋穆公稱宣公爲先君弟稱兄也案曰先君先王先帝皆臣民通稱先者對後之言而已段欲求一稱兄爲父稱兄爲考之確證終

不可得也段又曰春秋僖元年不書公卽位公羊傳曰公何以不言卽位繼弑君子不言卽位此非子也其僖子何臣子一例也案經文並無子字而傳文乃自發問曰此非子也其僖子何所謂其者曷指所謂僖者孰僖之則直不足辯之說矣段又曰天子諸侯以重之相授受爲父子所以敬天命崇大寶不則疑於天命已去大寶已墮國統中絕一死一生相爲授受夏始傳子殷有及王其道無二案既知有及王之名則大寶不墮國統不絕矣必亂厥倫序改兄弟爲父子抑何故也段又曰國語說幽王至敬王十四世其中桓王乃平王之孫當云十五世史記說仲丁至陽甲九世其間多兄終弟及說秦伯至壽夢十九世若秦

伯虞仲爲一世則僅十八世案父子爲世兄弟爲及對文也國語史記之世散文也世猶代耳及不能包世世可以包及記事之書覈實其代數而已平王之子未嘗爲王故不虛增一世段又曰僖公二十八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衛子者何衛侯鄭之弟叔武也凡稱子者如其君之子奚齊宋子子般卒子卒子野卒衛子陳子陳子與此而九皆謂未踰年未成君也云子者皆謂先君之子也僖二十五年之衛子謂文公子也二十八年之衛子謂成公弟也弟曷爲謂之子成公旣奔楚適陳叔武攝位不稱君比於在喪未踰年之君故曰衛子案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子者未成君之稱而已稱

子者必爲之子，僂小童者亦必爲之子矣。夫人自僂小童，又爲誰之子者？子般卒，子卒，子野卒，此與其君之子奚齊，自爲一例，言其君之子也。崇子衛子陳子，又自一例，言未成君也。段既知子爲未成君之僂，叔武始終未成君，成公未死，叔武並未爲人，後尙何子之可爲？故段所自信立義甚堅者，皆其罅隙之不能自完者也。

兄弟相爲昭穆辨一

昭穆之說始於周禮小宗伯辨廟祫之昭穆鄭注自始祖之後父爲昭子爲穆賈疏周以后稷廟爲始祖不窋爲昭鞠子爲穆從此以後皆父爲昭子爲穆至文王十四世文王第稱穆也祭統曰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父子異昭穆相傳爲世兄弟昭穆同相傳爲及然既相傳矣恐其父子兄弟之序或有亂故以昭穆別之也使相傳盡父子無兄弟者則昭穆顯然不待別矣春秋文二年八月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公羊傳曰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蓋指僖公爲禰閔公爲祖矣穀梁傳曰躋升也

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亦指僖公爲親閔公爲祖矣然何氏注公羊則曰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當同北面西上繼閔者在下傳云後祖者僖公以臣繼君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曰猶子繼父曰亦猶祖明以父子譬君臣非謂卽父子也范氏注穀梁亦引舊說曰僖公雖長已爲臣閔公雖小已爲君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故以昭穆父祖爲喻是二傳皆以譬義言之然猶疑屈傳從注也左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證以禹之於鯀湯之於契文武之於不窋則譬義見於傳文者矣何以言之禹與鯀固父子矣湯與契文武於不窋則皆遠祖可知父

子之爲譬詞也曲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  
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鄭注以孫與祖昭穆同若以爲  
人後之故兄弟相爲昭穆則抱子卽抱孫矣祭統曰故有  
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若以爲人後之  
故兄弟相爲昭穆則此羣昭羣穆亦相從昭變爲穆穆變  
爲昭乎若其不變則對此羣昭羣穆本在兄弟行者當升  
在父行本在子行者當升在兄弟行矣父子長幼之倫孰  
亂於此無昭穆孰甚於此禮運曰大人世及以爲禮說文  
三十年爲一世古者三十曰壯有室而後生子故世主父  
子言公羊傳及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皆同輩行相與  
之意故兄弟曰及不曰世若兄弟相爲昭穆則無世與及

之分矣公羊傳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謁曰請無與子而與弟兄弟迭爲君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季子使而亡若季子不亡而兄弟相爲昭穆則當稱夷昧爲考餘祭爲祖謁爲曾祖矣有以知其必不然也



兄弟相爲昭穆辨二

兄弟不相爲昭穆考之經傳有得見其廟次之詳者春秋  
哀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公羊傳曰此皆毀廟也其  
言災何復立也何注據立武宮言立是以爲桓僖之廟毀  
而復立也左傳曰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孔子在陳聞  
火曰其桓僖乎杜注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爲天所災  
也是以爲桓僖之廟未毀也疏引服虔云季氏出桓公又  
爲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案二傳當以左爲正左所據者  
孔子之言也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而右社稷司鐸在公  
宮後偏左宗廟在公宮之左桓宮僖宮同在太廟之右故  
司鐸火踰公宮而先及桓僖也魯自魯公以後皆一代傳

子一代傳弟傳子則異昭穆傳弟則同昭穆周公爲太祖  
魯公爲昭傳子考公爲穆考公傳弟煬公同爲穆煬公傳  
子幽公爲昭幽公又傳弟魏公同爲昭魏公傳子厲公爲  
穆厲公又傳弟獻公同爲穆獻公傳子眞公爲昭眞公又  
傳弟武公同爲昭武公傳子懿公爲穆懿公又傳弟孝公  
同爲穆孝公傳子惠公爲昭此見於史記三代世表十二  
諸侯年表魯世家章章然也公羊傳亦言魯一生一及惟  
惠公當春秋之始不遵先世法傳子不傳弟隱公爲穆隱  
公又傳弟桓公亦爲穆故桓公之廟得居太廟之右也桓  
公傳子莊公爲昭莊公傳子閔公爲穆閔公又傳兄僖公  
同爲穆故僖公之廟得與桓宮同居太廟之右也若兄弟

相爲昭穆則由魯公而下數之桓公之廟屬穆莊公屬昭  
閔公自有廟屬穆僖公當屬昭不得與桓宮同居大廟之  
右桓宮當與閔宮同災矣定八年冬從祀先公左傳曰順  
祀先公而祈焉杜注先公閔公僖公也穀梁傳曰從祀先  
公貴復正也范注文公逆祀今還順公羊傳曰從祀者順  
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蓋閔僖本  
同爲穆而僖居上是時改僖居下耳可見是時僖公廟當  
毀而未毀而哀公時孔子之言爲信也其閔與僖同廟而  
稱僖猶隱與桓同廟而稱桓必魯君皆桓僖之子孫當時  
通稱如此也安有兄弟相爲昭穆之事哉

父卒則爲母辨

喪服經父卒則爲母孔賈異義據孔與經合與雜記內則服問閒傳無弗合據賈與經不合與雜記閒傳內則服問無有合者也案本經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之受鄭注齊衰正服五升其冠八升義服六升可知四升者父卒爲母三年之齊衰也閒傳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亦言父卒爲母者若服問三年之喪卽包父長子父卒爲母三者而言有期之喪自指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凡服期者而言並無爲母明文非如雜記言父卒復喪母顯有明文也自未嘗包母在內不包母在內者上既言三年之喪則父既卒可知父既卒則爲母當歸入三年之喪也不得誤解服問以轉疑本經及雜記也徧證經傳凡言則者

皆無可復待之詞本經下文各傳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母無服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皆母出後則然無可待者也又父在則爲妻不杖父在則然無可待者也又繼父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是同居則如彼不同居則如此無可待者也又君母之父母從母君母在則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無可待者也其他服問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皆不此則彼無可待者也又則帶其故葛帶云云又常事則弁經往則服之出則否云云皆刻無可待者也何獨父卒則爲母必待父服除後而母死乃得伸三年乎內則有故則二十三年而嫁鄭注

故謂父母之喪賈據以爲并云父母之喪者不止一喪必  
父母相繼俱喪然則閒傳父母之喪食粥云云父母之喪  
居倚廬云云必父母并喪然後食粥居倚廬不并喪卽不  
食粥居倚廬乎至謂女子二十三而嫁必合喪父母年月  
計足然則先遭母喪後遭父喪爲母期爲父三年年數固  
適合矣設父母同時而喪與喪父而不喪母又將改云二  
十二而嫁乎設喪母而不喪父又將改云二十一而嫁乎  
設喪父初除服而喪母又將改云二十五而嫁乎故不得  
不舉成數而言二十三年惠定宇校喪服經尙申賈說謂  
未沒父喪爲母猶期爲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則當改論語  
文爲三年無改於父之喪而後可

南郊用辛說

郊之用辛魯郊與周郊同焉者也其言周之始郊日以至謂周始得天下行郊禮適遇此辛之日至也逸周書克殷篇云辛亥薦俘殷王鼎武王乃翼矢珪矢憲告天宗上帝又云時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帥司徒司馬初厥於郊武王在祀入燎於周廟若翼日辛亥祀於位用籥於天位注天位南郊上辛亥卽下辛亥蓋四月二十三日周之始行郊禮擇此辛日故以爲吉日其後沿用之也此猶夏小至二月丁亥萬用入學後月令遂沿用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也辛亥丁亥均六十日而後一遇建寅月不必遇辛亥建卯月不必遇丁亥故止沿用上辛上丁

也竹書紀年帝舜有虞氏十七年春二月入學始用萬未  
言用何日至夏始用丁日猶有虞氏夏后氏殷人之郊未  
詳用何日至周始用辛日也日以至之至至字本義所謂  
鳥从高下至地者是非周禮大司樂冬日至夏日至之至  
也



北郊尙右說

欲知北郊之尙右與否當先知周人之尙左尙右常禮尙左則變禮尙右矣祭義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鄭注周尙左也據司服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宗廟在社稷上故居左此常禮也夫天道尙左日月西移地道尙右水道東流本逸周書武順語文家效天質家法地周正建子天統文家也故從天道之尙左尙左者其常尙右者其變也昭穆之辨始於周人宗廟之內左昭右穆昭尊於穆也昏禮媵布席於奧夫入于室卽席婦尊西南面御社于奧媵社良席在東是夫在東婦在西面南者尙東卽尙左也賓禮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

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此所謂左右者主人與客入門面皆向北左在西而右在東故入門而左者就西階入門而右者就東階左尊右卑故西尊東卑此皆常禮也若夫變禮則老子云吉事尙左凶事尙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檀弓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尙右二三子亦皆尙右孔子曰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尙左是也南郊昊天上帝神位南面天道也自用尙左之常禮北郊皇太祇神位北面地道也自用尙右之變禮

人道面爲尊今祭者南面受祭者北面非變禮乎然則北郊配位尙右可無庸疑

社亦尙右說

有疑古人祭社神位是否北向者案周禮牧人陰祀用黝牲毛之鄭注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社稷亦稱陰祀其禮當與北郊祭地畧同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荅陰之義也孔疏社既主陰陰宜在北故祭社時以社在南設主壇上北面而君來在北牆下南鄉祭之社之神位既北面與北郊同則地道尙右太社位右太稷位左后土句龍氏位東西向后稷氏位西東向亦無庸疑矣

四郊迎氣祭天辯

鄭注月令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迎氣分祭五帝於四郊之兆季夏中央土亦在南郊之兆然月令於四時迎氣只言先三日謁之天子天子乃齋其日帥三公九卿等以迎於郊還反並無一言及祭者且還反者旋步卽反義禮運曰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玉藻曰周旋中規折還中矩還皆同旋旣曰還反則頃刻之閒並未祭祀可知鄭必以小宗伯有兆五帝於四郊之文而下言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疑有兆必有祭然迎氣不祭亦必於兆也

石遺室文集卷十一

侯官陳衍

次兒聲漸哀辭

有敘

光緒二十六年夏京師諸孽臣鼓煽拳匪與旅華外人作難不兩月京師淪陷吾次兒聲漸肆業天津北洋大學輾轉死焉嗚呼此中致死之由何其曲而毒也兒幼患目眚醫治數年右目翳開左猶微翳讀書甚強記學爲文清暢千百言十餘歲始課之爲時藝文如論說不能中繩尺則聽其爲時事策論之文歲庚寅余客上海製造局劉康侯兵備所兼爲方言館漢文教習兒獨喜西人語言文字欲入館肄業余以旁行書筆畫微細恐傷目力又未習吳語

西文教習多吳人未聽入丁酉蒙古鳳君儀爲教習乃令肄業館中鳳君愛其用功勤猛試必高等未幾鳳君爲江海關道舌人去教習則舒姓爲劉康侯所賤惡曰彼漢母而洋父善英語不識漢字何如徑用西人欲去之旣而免則削舒薪米益鳳舒憾之劉鳳皆善余劉卒余去舒遂黜兒乃考入天津大學也在津二年餘將卒業而難作五月余在鄂聞亂十七得兒初入書言匪最仇學生將攻學堂馳書令急去學堂謀速歸二十晚洋兵攻大沽礮臺書已不達二十四得兒十四書言已去學堂寄居同學袁姓宅二十九又得兒十五書言匪甚亂欲走伯父博野聞道梗奈何自是南北隔絕天津一帶已糜爛七八月閒所知有

逃至保定順德者兒杳然八月全家回里九月余復至鄂  
南北郵政電信皆已達兒終杳然次年乃知聯軍入京師  
兒尙寓袁所袁有新婦洋兵將據焉兒爲說退之且曰敢  
爾當告而帥兵懼復來開鎗戕兒九月閒事也嗚呼  
辭以哀之曰

盧仝死於王涯之宅兮益恩赴乎孔融之難亂邦旣昧於  
不居兮強暴豈獨力所禦捍汝雖非許友以死兮胡義形  
於色而執言之侃流嗚呼哀哉

伯兄木庵先生哀辭

有敘

嗚呼吾一生至親愛之兄終吾身遂不可復見矣兄壽七十有詩二千首他著述析理精闢昭若發矇垂老出宰措拄拳匪聯軍閒三年爲大吏所倚恃事定心力旣瘁乞歸有廬一區蒔花木養疴與親故談話身雖羸老尙能爲文詞寫以細楷如是者三年而後言歸道山亦何所恨獨恨其至親愛之弟長大無狀年五十尙旅寄江湖不得日撰杖屨爲酒食如小時追隨誦讀燈光牕明鳥鳴花開胸中盎然有喜三十年來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或一二年僅於遊子言歸客路行役中會合數日至數十日相與談藝歌勞不能寫憂則解脫結習會心天倪以太虛爲室亦足悲



矣今春余奔仲兄之喪又喪第三子哀慟之餘與兄相啣  
瀉者五十九日念兄積損已深無能久之理忍愛別去謂  
明歲當得歸相守勿出乃必不可得嗚呼痛哉強爲詞以  
告哀曰

吾生十年失父何怙兄也如父教誨字撫甯獨我躬凡我  
同父少時之樂未易悉數長時之別漸傷肺腑貧吾故物  
驅我遠去兄旣浙遊中返鄉土而江而皖而淮而滬而蘇  
而燕而宰畿輔適丁妖亂徧地豺獠感栗中宵羽箭旁午  
却徵百牢教買犢牯已空皮骨投効高舉我從臺建沅湘  
申浦閒以徂燕遂落鄂渚萍聚星散三十寒暑其台彌樂  
其離彌苦其結彌堅其解彌拒兄歸三年直一炊黍我面

九旬瞥電風雨人生幾何閒此修阻餘生幾何禁此酸楚  
茫茫六合誰復深語等身何爲萬本何補獨弦哀歌獨行  
癸隅來生世世此事孰觀

澹庵鄭先生哀辭

有序

前歲庚戌五月澹庵先生五十初度余方自都過家從鄉人請爲壽言壽澹庵述余交澹庵晚一見相憐不自知所以然澹庵常以爲佛言有緣者澹庵以宿學入翰林未幾卽儵然引去精內典喜與浮屠氏游中年屢遭傷心之故思以道力戰勝解脫蠶繭繳繞也里居以來商量舊學則主講龍峰鳳池兩書院造就弟子千數新政興則長學務督法政學校總棻會籌自治達心靜氣犯而不校稍異趣者久之亦釋然體弱善病用佛氏之旨慈悲爲歡喜泥水爲無垢道心戒體初不二物也辛亥九月余棄官歸一面澹庵歎惋之餘各鄉居閒隔數十里以爲向日之相思不

得見數以書相勞苦謂吾二人會合非遠當奮迅赴機矯  
逝不反顧者今已得當也乃遂以今年五月十日中風卒  
嗚呼哀哉乃爲辭曰

君好佛而余不信佛君善病而余健若麋鹿君早仕而家  
居余未仕而已僕僕道途宜若兩人之異趣然自癸卯訖  
辛亥九年之閒會面會幾何時而摯若數十載之交期君  
罕爲詩而爲我屢放厥詞君飲數斗我僅一甌而相遇必  
極飲而酣嬉君曾喪偶若二子而余亦同此悲君味道而  
離嗅肅余哲想而棄貪癡君意漠而心慈兮貌腴而神悽  
余方適然喜而適然疑羌萬水與千山兮逝垂老而暫依  
窮立旨於天地兮會昭澈乎淵微琴方調而絕絃兮酒至

日而覆危書載展而燈燼兮夢將圓而聞荒雞舟造門而  
廬空兮月正來而雲蔽虧之不寶嗇於既往兮何所裨積  
於來茲胡有緣之止此兮能不涕下如綆糜壬子人日姻  
愚弟陳衍撰書

朱芷青哀辭

弁敘

嗚呼吾芷青之賢知芷青者無異詞也吾長芷青且三十年而哭芷青吾別芷青才二十餘日而哭芷青吾之悲何如也芷青於吾將別詣吾較數吾之別於芷青較難隱然若知其不相見也者而吾曾不爲芷青少留此吾所以尤悲也丁未三月吾承乏京師大學經學講席經學非校中正課諸生科學繁攻之者蓋寡五月考校吾第芷青卷居最次梁仲毅喜二子好學有得招同來集知皆能詩甚相與詩每若悄然以憂者八月吾喪妻自是悲傷無俚二子或肯至談藝旣畢業芷青入學部爲官仲毅出關客瀋陽詩益婉摯芷青則幽悄如故戊申吾兼就譯學館講席得

黃生秋岳曾生次公皆從吾言詩次公尤工詞秋岳工駢體文史論皆善芷青計吾居京師數年數子者文酒之樂無旬月無之其後蘇堪至益以昀谷揆東諸人會合尤盛芷青姿性醜粹喜積書有錢則日游海王村書肆吾嘗標舉其鄉先生穉石齋悅親樓之集及黔中鄭莫二先生集厥肆不易得芷青必求得之知吾未有邵亭集別購以餉芷青喜獨遊不則必偕仲毅管大雪毀庵邀吾與堯生昀谷登江亭遇芷青獨立雪影中良久乃去堯生極神往之芷青博覽羣籍治小學尤劬而爲詩絕不驅使書卷又罕爲古體長篇吾常不嫌於心以爲芷青雖喪母喪幼女善病然年富有聲官祿及教授所入足養老父不當終已言

愁嘗以語林唯剛與秋岳因采其作入詩話欲其多爲古體詩發舒才思前月吾將出都朋好相屬飲餞芷青仲毅秋岳多在清明日吾約三子城西看花遂上江亭三子假僧寮退筆濡吮各賦七言律送行芷青仍有悲呻語吾和詩戒勿然因言吾初登此亭至今三十一年矣仲毅年方三十芷青少一歲秋岳又少七歲當昔皆未入世吾焉得不老敢知後此尙共此集乎然諸子來日正長吾道賴張王無窮也覺是日樂甚就道之晨芷青來送吾曰山谷有言百書不如一面吾不謂然一面甯不樂過去則音塵不留寓書固不得面然留存舊札翻閱之過去皆見在也吾輩當勤緘札芷青至以爲然而奪之者遂並此而刻絕之



矣嗚乎酷哉強爲詞以哀之曰

芷青有父垂白於高堂芷青有婦斬然而縗裳方挈幼女  
留滯於故鄉東鬢攤標殷闕於壞墻此早逝者所賚恨已  
極人世之悲傷而斯人之竟天尤百身以莫償其質縝密  
而純淪其行婦好而易良其容慈儉而侈輔其神禪神而  
端詳孳乳之書八異乎躑躅獨逸之文無非而旁行副墨  
之子罨牢而荒唐之子之學旁燭而亡疆矧道喪而亥敝  
夷交侵而詩亡方孟晉以迨羣參魁嵬而翱翔迺純終之  
領聞已踰彪而鏗鏘痛吾道之失恃摧百夫之禦防呼祝  
予而沾袍憾吾言其俛俛癸丑四月陳衍書

石遺室文集卷十二

侯官陳衍

小池賦 有敘

昔唐代文皇禁苑有小山之作北周開府江關有小園之  
篇柳河東之記小潭畧同鉅鉅楊弘農之志小沼匪備澗  
澗斯皆刻畫小言描摹小景類沾沾之自喜豈沈沈之夥  
頤余有數畝敝廬介在都市背倚閩山之麓面當烏石之  
峯藿蘼盈庭羃翠枕煙之莫辨婆娑嘉木豐尋盈尺以偕  
來然抱澗道硤砒之懷乏窰樽杯湖之趣有激流植援之  
意非郊居陸沈之所此小池之所爲鑿也

爾乃西軒之偏南榮之前兩宇對望四祀垂邊室度五几

瓦翼卅椽牖甫上以見日庭坐井以觀天篁塞罅以蔽虧  
欄面勢以回旋窗施榻而冰紋壁安門而月圓幕翻風以  
披披簾隔雨以潺潺聞承雷之淅淅思流泉之涓涓乃命  
土工相乎庭中周堂下爲四至絕瓴甌之交通如井榦之  
葺積類方明之中空階不留盈尺之地沼俾成不日之功  
乃闕乃鏟爲汙爲汪非涇辟之成洼恐滄沔之名潢累有  
無於冬夏澱否見於雨暘匪漚麻之使滋已澱滓以如漿  
等郇瑕之覲惡豈浚洙之善防補滲漉之下漏無桔槔之  
氏叩求一鑑之止水難一勺於坳堂泉之竭旣自中池之  
竭必自旁何檻脈之伏流若秘鑰之待啟歎玉溲金飲液  
吐髓豈覘視之能通遂血理以行體始測深之所至疑澤

下於尺咫繼突忽以林充恍消澗以鈞涉汨汨然來盈盈  
有瀾流漸忻田水之聲巒螿陋井華之泚其割塗也若杼  
以行澤其剗泥也若載之乘槎其行水也若量以豆區釜  
鍾其奠水也若合於溝洫畎澮其爲狀也與以象地突本  
訓堪準中庭之明月印水影於凌潭減於維摩之丈室廓  
於新都之升庵蘸橋門而車輪生稜周四角而回文開函  
揜明鏡而割圓設棋局而手談枕合方牀禱宜方錦扇方  
麴而奉揚杖方竹以蹕蹠製方袍而井井岸方冠而廩廩  
函爲句矩之形玉記方流之淪平分爲丁字之簾五分爲  
亞字之欄四分爲卍字之齋九分爲井字之田本陳季常  
方山之傳寫元道州惡圓之篇流杯舟行墜葉帆側瀚裊

而一水紅洗硯而半塘黑銅瓶瀉而漲增羽扇揮而風亟  
建瓴下而飛瀑長抱甕頰而際痕刻一簣成小孤之山拳  
石聳浮玉之色危欄仰岳陽之樓斜桷跂黃鶴之翼短几  
設而天台之橋橫屏風張而匡廬之峯直盆花落而境訝  
仙源苔衣生而春來澤國雨泡繁而浪打落葉燒而霞絕  
夕燈上而月出茶煙聚而天墨蕉心展而峽雲暗燕尾點  
而波紋織熠燿爲斷蟹之火蛛網爲捕魚之罟子子譬諸  
游儻蜻蜓儼諸鴻鷗其廣維何兩臂曰尋其徑如之洒然  
四溔伸臂曰仍仍爲之深馬曰龍而怡渡車軌前而策臨  
凡此皆度以周尺實吾池之所浸淫鑿坏無戶窟室無頂  
清涼含八尺之風漪縱橫數八磚之日影衣可覆以水田

瓶無煩乎修綆非舟可礪匪石能砥視雙角井而倍之半  
丈八溝而稠矣嗟夫莊叟濠梁天隨漁具終南有滌煩積  
漱之磯金谷有水碓魚池之趣洗鉢卽水繪之園藏書卽  
夫子之庫然而剪刀已沈銀竈已去摩訶不遊影娥不駐  
留仙非繡嶺之裙昆靈無羅襪之步杉槽匪流香之渠佩  
璜豈阿谷之渚春波罷照夫驚鴻積水何來乎鷗鷺銀河  
則脈脈牽牛碧海則沈沈顧兔古井不起波瀾神山要求  
烟霧洗頭探華嶽之盆濯足傍耨桑之樹

竹贊

蠹矣此君非草非木直躬矢幹虚心竅谷骨鍊青銅膚磨  
碧玉肉力多筋節目約束比德君子制行士族日歆風厲  
雪虐霜肅柯堅矛戟箬礪鋌鏃嚴凝義氣天地所毓西南  
肇始筇笮亭毒及其仁氣盛德養欲西母日下北戶觚竹  
箇路篠簜億兆萬簇圓神方智著籜枚卜篔柔繞指挺剛  
刺肉亦舌亦齒亦斷亦續黃鐘萬本隔八生育笙管繁會  
節節足足不律之操兼引籀讀箋簡篇籍充棟折軸弧張  
竿揭土飛穴逐厥角戴牛匪貢使鹿制器利用難數更僕  
微生秉氣甲丙是屬箬筠藥物胎萌果腹織簞冰體造紙  
削牘性命飢渴水火菽粟凡在竺好恆盪鄙俗蔣山王樓

蘇窗高屋周坡吾房清風謾謾觀止奇才仰止高躅